

第四十七回 宿孽償完兒見母 新緣另結客還家

詩曰：

長鬆林下喜髡頭，摩頂堪同古佛游。
山鳥自鳴秋後月，白雲常淡雨前秋。
因無功力悲伽釋，腹有文章笑孔周。
昏夜漫漫愁未且，草堂獨臥一燈留。

單表雲娘、細珠、老師姑三口兒，在善人王寡婦家住下。聞得泰定說慧哥有信，喜得雲娘一夜不曾睡。等到天明，使泰定左近寺院遍找。都有信息，只是找不見。辭了雲娘，要過山去遠寺裡跟尋。雲娘說：「我們在這王施主家等你，切不可去遠了。等你回來，還要過海朝落伽哩。」泰定說：「我知道了。這山上淨室極多，知道他在那個淨室裡？一個孤人，那裡藏不下！他既然有信，娘也耐心等等。」說畢，佯長去了。等了二日不見回來，雲娘常在門首使細珠張望不題。

卻說這河南來進香一會的男女，原同雲娘搭船過海，內有尼僧四眾：兩個老的五六十歲，兩個小的不上二十五歲，甚是典雅。因過了海在山下住著，也等順風，要朝落伽，才到大寺裡進香，還願做道場，回向懺悔。艄公因人少不肯開船。這些尼僧見雲娘一行也是尼僧，走來約雲娘同過海去。問了問雲娘，原是山東東昌府武城縣人。雲娘問道他，是汴梁大覺寺的尼僧，也沒問姓名來歷，約就過了明日，早下船過海。如今有百十眾香客才開船，不是一兩個人去得的。雲娘支了船腳與他，和老師姑急要趁船過海，又等不見泰定回來。到了明日，眾人急等雲娘開船，沒奈何，只得留下細珠在王齋公家裡等泰定：「叫他在村裡等罷，我隨老師父朝了菩薩，也完了心願，遇順風不過二日就回到這裡了。」說畢，辭了王寡婦，和老師姑胸前掛了香袋、數珠，念佛而去。這山下一條小港通潮，進得大洋，望落伽山開去。

原來南海周圍三百餘里，內有觀音菩薩正殿，叢林大寺，不是落伽山。這落伽乃菩薩修行的仙地，黑海洋裡風浪極大。這些善人進香還願，只到了大寺裡燒了香疏，就算是至誠了。沒有敢進大洋來落伽親朝菩薩的。這落伽山下，普陀岩、紫竹林、潮音洞，活現的一尊觀音，叫得應、看得見的。但人虔誠，處處都是實相，也有白鸚哥、五色蓮花、寶欄珠樹、金碧蓮台；如不虔誠，只見一座空山沙島、幾塊頑石，又沒有寺院，各人帶著口糧淨水，受餓而回，還有覆舟之恐。因香客多不敢去，只完了進香之名便罷了。

雲娘一行眾人上得船來，只見甘露寺寶公法師，挑著錫杖，也來趕船。雲娘不敢相認，只和這東京女僧們敘起家鄉，問了姓名。這年小的，一名蓮淨，一名梅心；這兩位老師父，俱是大覺寺出家。因東京四太子廢了劉豫，把大覺寺天火燒了，這些尼姑都在外住，各尋淨室，因此二尼隨眾南遊。問了雲娘，雲娘也將出家根由說了一遍。正遇北風，把船拋在港裡等順風不題。

卻說泰定遇見了空，主僕二人夜晚不敢行走，宿在山上淨室裡，次日天明，也不吃早飯，辭了老僧，走下山來。二人路上吃些帶的乾糧，直走到天黑，才到得村口。只見細珠立在門首，見泰定遠遠領著個小和尚來，知是慧哥找著了，忙忙迎將來，笑嘻嘻道：「今日怎麼也找見你了！」了空細看，才想起：「細珠當初背著我到處逃躲，今日在此相見！」不覺眼中落淚，便問：「母親可在屋裡？」細珠道：「等了你們三日，不見回來，和一船香客進海朝落伽去了，不過二日就回來。怕你們沒處尋，留下我這裡等你。他師徒兩人隨著些姑子，去一日了。」說畢，進了王善人家。王媽媽出來，甚是歡喜，說是菩薩靈感，母子重逢，連忙安排齋飯給了空和泰定吃。

細珠因燈下將慧哥細看，只見兩耳垂肩，唇紅齒白，好不持重端莊的一個福相，彷彿還像當年懷抱中的影兒，因想起：「前日那個罵去的又是誰？真是，同名的也甚多！」故不住的暗笑。慧哥問道：「你為何只是笑我？」細珠道：「只因前日同娘在門口，見一個小沙彌，黑瘦伶仃，全沒像個人形，胸前掛著了空名字，我就疑是假的，被我們罵去。今見了真了空，自然不同。」了空聽說，也笑道：「前日被你罵的就是我，怎麼有個真的假的？只因我一心訪尋母親，又病後才好。前日山下遇見白衣婆婆，指我吃了濯垢泉水，一時病體全愈，轉覺肌膚壯實了許多。」王寡婦聽見，連忙合掌念佛：「這婆婆就是菩薩顯靈，使你母子相見！」大家遂一齊念佛。

齋完，細珠自去房裡獨宿。了空、泰定在外邊睡下，商議道：「我來南海一月有餘，也要親朝落伽，只因母親不見，難以遠去，如今正好趁船同上落伽，親謝菩薩接引我母子大恩。似這順風，一朝就趕上了。也朝了菩薩，又見了母親，豈不兩便！強似你我在這裡坐守。」泰定道：「也說得是，只怕沒有去的順船。」

因就早起來山頭一望，只見一隻大船正在港裡泊著哩。原來沒有大篷，是一隻平底寬船，只有一根小小桅兒，扯著片竹篾蒲席，不甚齊整，卻也堅固。泰定上前問道：「這船可上落伽去麼？」內有一個老稍公，白鬚，有七十年紀，領道三個水手，俱是道人打扮，包巾道衲。見了空、泰定問船，道：「你們上落伽趕香客進香的麼？」泰定道：「正是了。」老稍公道：「我是龍稍公，你只要多把些船錢，管今夜早潮就趕上了。」泰定許他五錢銀子、二斗飯米，稍公嫌少。那水手道：「他是個出家人，那有得多銀子把我？送他一程，幫過山去，在大寺門首載香客罷。」忙叫：「上來，上來。」這了空、泰定各挑隨身衣具，上船裡坐著。順風一陣，早送出港，入大洋而去。正是：

前船才去後船開，前浪初平後浪催。
滾滾波濤千古恨，飄飄舟楫幾時回。
到頭蓮域兒逢母，入掌明珠蚌有胎。
同上法船登彼岸，一花五葉出潮來。

原來大海茫茫，瞬息千里，各人駕的是各人的船，各人走的是各人的路，前後相望著，看看趕上，忽然一陣風潮，又隔得不知多少遠，因此海船極是難追趕的。行到半夜，只見前船上一點燈光，如漁火相似。始初只有燈盞般大，後來漸漸開朗，似車輪樣，火光亂滾起來，忽然又滅了。滿海黑雲如絮，海水泛漲，好似鍋滾一般。只見來了一陣怪風，那龍稍公道：「不好了，龍來取珠了！」泰定問道：「如何龍來取珠？」老稍公道：「但見海中有珠寶，就有寶光射到龍宮海藏裡面，似一股虹光相似，龍王出來取寶。」

騰起來，船不能行，必有覆舟之禍。除有大神力護住珠寶，龍奪不去，才可以保全的。」說不及話，只見海中泛起火光來，照見兩條神龍在海中翻波攪浪，鼓鬣揚須，夾近船邊。滿船稍公水手只是念佛，那船一似隨風柳葉、逐浪桃花，團團轉將起來，眼前要翻。只見了空上船頭盤膝而坐，不知口裡念些甚麼經咒。一時間風急水湧，兩條龍夾船而行，耳邊風雨之聲，半夜裡不辨南北。撮到落伽山根下，先聞得大船旁邊撲通一聲，早把這船桅吹折，船翻轉來，一船人沉落海去，亂叫救人不迭。這先泊的大船上人多手快，早把了空、泰定從水裡救起。眼看著自己的這只破船，連稍公水手沉下海去，影也不見了。只因了空有了一百八顆明珠，所以招出龍來竊取。虧了空有些佛力，神龍不敢來奪，到送了一陣風，和他母子相見。此乃佛法妙處。

這船上救起兩個人來，到了天明看了看，雲娘才叫：「泰定，你因何到這裡？」月岩老和尚見了了空，道：「你因何到這裡？」泰定對雲娘道：「慧哥也在這裡了！」原來母子師徒湊在一船。不是遇風，如何得見？才知是菩薩接引之力，滿船人都念佛不消說。慧哥和雲娘抱頭痛哭，月岩禪師勸住道：「既已出家，不可情根牽絆。」眾香客也要落淚的。

到了岸上，只見一片荒山石澗，那得個菩薩來？眾人朝上齊聲念：「南無大慈大悲至靈至感觀世音菩薩，弟子們萬里虔心朝見老母，求顯些神通，眾人好瞻仰，堅心向善。」一言未畢，只見海風一陣，把落伽山遮了，滿海中現出空中樓閣，何止千百座，門窗內俱是觀音。住了一會，大眾又念一聲佛號，又只見一陣風來，樓閣全無，滿海裡五色蓮花，紅黃青碧，一朵朵蓮花上都是觀音。這裡和佛不絕，只見一陣風來，蓮花全無，潮音洞口懸崖下，倒垂著一株金色梅花來，足有十丈餘高。乾似黃金，花如白玉，古乾千尋，香風四起。吹下兩片花來，沾在梅心、蓮淨衣邊。滿空中天花亂舞。又有頻伽鳥、白鸚鵡空中現出，往洞門裡去了。真是佛法仙緣，靈山福地，一時出現。

這月岩和尚合掌而念偈曰：

所見非所見，法界亦如是。

大海亦漚同，樓閣開蜃市；

風定失煙樓，化為功德水。

一波一蓮花，五色爛青紫；

念彼觀音力，一花一佛子。

佛子本無相，天水竟空爾。

於何梅生香，香生色亦死。

色香兩歸盡，石女即天女。

譬如母覓兒，既見念彼此。

以無所得故，故名無所住。

月岩長老念偈已畢，別了了空，自挑錫杖向普陀岩去了。一行香客尼僧照舊上船。

辭了眾人，回到王善人家裡，看細珠還坐著等哩。了空向雲娘八拜，向老師姑問訊謝了。次日，一行人進了普陀大寺。幾進牌坊，金繩引路，寶塔摩空，松竹麋鹿，不似人間，就是佛域仙都。到了大殿前，瞻拜了丈六金身的菩薩，各人隨心還願。梅心、蓮淨一行，念的《梁皇寶懺》，回向拜佛。雲娘念的《報恩經》，七日方了。和這眾香客同伴東歸，隨著河南的大會人多，一路好行。

次日出了海，搭小船到了臨安，另賃浪船過江，由揚州起早。此時山東大亂，不便孤行。到了湖心寺拜別盧氏，母子好回鄉。盧氏接著，見雲娘有了慧哥，大家哭了一回。想起自己沒兒，他鄉不便久住，把兩口棺木寄葬於寺前，隨著雲娘母子回武城縣來。正是：

舊時王謝堂前燕，秋來還作一雙飛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